

从中国出发的

全球史

下

葛兆光 主编

从中国出发的

全球史

下

葛兆光 主编



想象另一种可能

理想
国

ImagInist

目 录

第五季 疾病、气候与环境

导 言.....	949
第一讲 当病菌肆虐全球.....	961
第一节 疾病、战争与文明兴衰.....	961
第二节 黑死病：鼠疫与人类历史的千年纠葛.....	971
第三节 天花与种痘：人类与病毒的斗争.....	980
第四节 蚊子与帝国：疟疾、金鸡纳树与殖民扩张.....	989
第五节 白色瘟疫：肺结核、细菌学说与卫生观念的传播.....	997
第二讲 气候与环境.....	1007
第一节 自然环境.....	1007
第二节 环境与历史.....	1016
第三节 水利、环境与文明史.....	1027
第四节 全球危机导致中国改朝换代？.....	1036
结 语.....	1047

番 外.....	1060
一 “卫生”的全球史.....	1060
二 从印度尼西亚的火山到《弗兰肯斯坦》.....	1069
推荐书目.....	1081

第六季 大航海之后：交错的全球史

导 言.....	1085
第一讲 大航海时代：全球开始连成一片.....	1098
第一节 从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说起.....	1098
第二节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里不是印度，是美洲！.....	1105
第三节 梯航九万里.....	1113
第四节 “无处非中”：一个有关地球的新观念.....	1121
第五节 殖民与贸易，荷兰人.....	1130
第六节 荷兰和英国：两个东印度公司.....	1140
第七节 咖啡、橡胶和锡矿：如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1151
第八节 全球港口城市的互联网：全球市场的形成.....	1161
第二讲 白银的时代.....	1173
第一节 从张献忠“江口沉银”的故事说起.....	1173
第二节 东亚内的流动：白银也来自日本.....	1180
第三节 全球贸易中白银流动的影响：欧洲与中国.....	1188
第四节 从祁彪佳说起，17世纪之后的白银短缺.....	1197

第三讲	何为文艺复兴?	1206
第一节	何为文艺复兴?	1206
第二节	文艺复兴中的“新学术”和“新艺术”	1213
第三节	意大利之外: 欧洲、奥斯曼帝国和美洲	1224
第四节	意大利文艺复兴与中国	1232
第四讲	宗教改革	1242
第一节	不同宗教对不同经济水平的影响	1242
第二节	加尔文的“先定论”和资本主义精神	1253
第三节	韦伯错了吗? 关于新教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讨论	1262
第四节	近世中国也有宗教改革与资本主义吗?	1271
第五讲	蒸汽机、棉花与工业革命	1282
第一节	工业革命: 可不只是蒸汽火车	1282
第二节	棉花的全球史故事	1293
第三节	欧洲之外的工业革命	1301
第四节	棉花战争: 工业革命与中国	1311
第六讲	帝国争霸	1323
第一节	“帖木儿之后”的欧亚大陆	1323
第二节	莫卧儿王朝的兴衰	1332
第三节	18 世纪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	1342
第四节	英国殖民印度	1351
第五节	陆上帝国俄罗斯的崛起与扩张	1361

第七讲	鸦片的贸易和战争	1372
第一节	鸦片的早期历史	1372
第二节	鸦片贸易体系的形成	1380
第三节	鸦片战争与清王朝的崩溃	1387
第四节	19 世纪两次鸦片战争的全球史意义	1398
第八讲	传统帝国与现代国家：新世界与新秩序的形成	1406
第一节	17 世纪 40 年代：不平凡的年代	1406
第二节	满洲崛起	1415
第三节	清俄竞争与《尼布楚条约》	1424
第四节	从马戛尔尼到鸦片战争	1433
第五节	国际法的到来	1441
结 语	全球终于成为一个历史世界	1451
番 外	1465
一	《白银资本》讲了什么？	1465
二	为什么革新一定要借助复古	1473
三	大航海之后的南方大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1479
推荐书目	1489
全书结语	设想一种全球史的叙述方式 / 葛兆光	1491
作者简介	1517

第五季

疾病、气候与环境

导 言

这一季里，我们要和大家谈一谈全球史中的疾病、气候与环境，算是这一季的导言。在新冠疫情还在全球——请注意是在“全球”——肆虐，已经有几千万人染病，每天还有数以万计的人感染的时候，我来讲这篇导言，心情真是很复杂。有人预言，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改变人类的历史。几百年来的全球化进程将中止，日益淡化的国别意识将卷土重来，民主、自由、平等的普遍价值将会受到挑战。

那么，历史将往什么方向转？疾病、气候与环境真的能改变历史走向吗？

1. 重提《瘟疫与人》：全球化下的疫情与人

面对这个因为疫情而越来越难以确定的世界，不能不让人想到全球史的开拓者之一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在《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那本书里说

的几句话。

1976年，五十九岁的麦克尼尔在他的新著《瘟疫与人》里说，人类与疾病相互影响的历史，是一个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当传染病肆无忌惮地入侵对它毫无抵抗力的人类时，它就会造成巨大的影响，甚至改变历史的走向。他在书中特别提到13至15世纪席卷欧亚大陆的鼠疫、15至17世纪欧洲人到达美洲后给新大陆带去的传染病，是怎样影响历史和人类的。从麦克尼尔以后的四十年里，历史学家尤其是全球史学家越来越关注病菌和疾病是如何改变人类历史走向的。很不幸，对过去的关注实在无法帮到当下。2020年，历史好像魔咒，重新上演，当新冠病毒这个潘多拉盒子被打开，全球都被搅得手忙脚乱。尽管幕布还没有拉上，我们无法预知历史将走向何方，但是我们心里已经隐隐预感到，麦克尼尔提到的那些“疾病改变历史”的历史，恐怕将在我们这个时代再上演一次。这与过去马克思所说的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不一样，这回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悲剧，第三次恐怕还是悲剧。

历史研究者关注到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这是全球史和传统的世界史的一个不同之处。如果说传统的历史就像看舞台剧的观众，始终关注“人”，看他们纵横捭阖，看他们喜怒哀乐，看他们走马灯一样来来去去，上演不同的剧目，那么现在的全球史就好像在提醒观众，你要看的不只是历史上的“人”，还有历史的“舞台”。没有了舞台，“人”就好像是在透明玻璃箱里手舞足蹈，观众看了不知所云。这个“舞台”，除了政治、经济、军事这些过去人们都熟悉的背景，还有全球史家常说的“生存圈”，这个生存圈有大有小。小的就是病菌和疾病，它无声无息地侵入人体，有史以来人类就在和它搏斗。一部人类为了健康和生存的历史，不仅包括食物、

衣服之类，也包括如何与病毒角逐，在疾病中存活。大的就是自然环境，人被自然环境包裹着，气候变冷与变暖，地震海啸的侵害，水灾、旱灾和蝗灾，人在自然面前常常束手无策，只能听天由命。

偏偏，无论小的还是大的，无论是细菌和疾病，还是气候和环境，它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不分男女，不分贫富，它就是全球性的，就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样。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南非的蝗灾入侵中亚、南亚，厄尔尼诺（El Nino）异常气候导致各种灾难。它影响的不是个别国家而是全球，所以全球史不能不超越国家来关注过去的这些疾病、气候与环境，看看它们是怎样影响历史的。

2. 明清易代：气候、环境和疫情对历史走向的影响

全球史从一开始就特别关注疾病流行和人类生活的内容。

大家可能都熟悉，除了前面提到的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更早的有汉斯·辛瑟尔（Hans Zinsser, 1878—1940）的《老鼠、虱子和历史：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Rats, Lice and History: A Chronicle of Pestilence and Plagues*），还有后来的艾尔弗雷德·W. 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 Jr., 1931—2018）的《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贾雷德·戴蒙德（Jared M.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这些都是影响很大的有关疾病的全球史著作。

好多书都会提及14世纪有名的黑死病。据一种说法，说黑

死病是由中国、印度和缅甸交界地区发源的鼠疫杆菌 (*yersinia pestis*) 引起的。麦克尼尔推测, 这种病菌 1252 年经由蒙古大军带入草原, 又随着蒙古大军西征, 于 14 世纪被带到欧洲, 导致欧洲几乎一半人口 (估计死亡人口的数字, 低的是 30%, 高的是 60%), 差不多几千万人死亡, 并且改变了中世纪欧洲的宗教与社会状况。小小的病菌不分国别, 改变了大大的世界。

也许你会问, 这些名著中, 大多数的例证来自欧洲和美洲, 既然我们讲“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那么能不能举几个亚洲特别是东亚或者中国在这方面的故事呢?

让我们以明清易代为例。大家都知道, 明清易代是东亚也是全球史上的一件大事, 由于清朝取代了明朝, 这就引起了三大世界意义上的巨变。一是习惯了汉文明的东亚各国像日本、朝鲜、越南等, 觉得中国由华变夷, 各国自我中心的意识越来越强烈, 东亚从此不再是一个文化圈, 这导致了东亚诸国各走各的路; 二是由于清朝的崛起, 清朝统治者对北方和西方也就是蒙古、新疆、西藏的管理方式, 与明朝大不一样, 促成了 17、18 世纪以中亚为焦点, 各个旧帝国和新帝国的角逐; 三是清朝统治时期, 正好遭遇欧洲新帝国的崛起和殖民帝国的扩张, 中国被卷入这种殖民与现代交错的新时代, 逐渐走向落后。那么, 这一影响全球历史的明清易代是怎么来的? 过去都是说, 这一变化是政治原因, 因为统治阶级残酷压迫, 农民被迫起义; 明朝又遭遇南倭北寇, 内外交困, 于是在李自成农民军和满洲后金军队的夹击下崩溃; 吴三桂开门纳敌, 清军入关, 直接造成了明清易代。这也许没错, 可是现在的历史学者却指出“生存环境”的问题: 第一, 16 世纪晚期气候转冷, 华北粮食减产, 迫使明朝政府向北方大规模转运军粮,

造成财政危机；第二，17世纪30年代末长达十余年的北方大旱，也就是所谓“崇祯大旱”，民不聊生，使得灾区民众不得不起而抗之，尤其是陕西和山西；第三，由于气候变冷，北方草原的老鼠南下觅食，引起崇祯年间（1628—1644）从山西开始的大规模瘟疫，也就是肺鼠疫的流行。文献记载说，当时瘟疫大流行，有疙瘩瘟、羊毛瘟、探头瘟、瓜瓢瘟等。像疙瘩瘟，“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一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学者指出，这种鼠疫不仅造成人口大量死亡，民不聊生，动乱不止，而且严重削弱明朝的财政，动摇了明朝的根基。可见，病菌的流行和气候的变迁，真的能决定中国、波及东亚甚至影响到世界历史的走向。

其实，不只是明清易代，也不只是病菌传染，古往今来，气候和环境也同样是导致人类进程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依赖气候与环境的游牧族群。有人追问：整个隋朝时期，突厥强大得不得了，河北群雄都争先恐后和突厥拉关系，连唐高祖李渊也乖乖地俯首称臣。《新唐书》说，那时颉利可汗（620—630年在位）仗着兵强马壮，对唐朝很傲慢，“直出百蛮上，视中国为不足与”，文书语言也很无礼。可唐朝怎么能在不到十年之后，一下子打败突厥，成为世界大帝国呢？这个历史关节点正在唐太宗时期，贞观元年虽然还是突厥强大的颉利可汗时代，可“是岁大雪，羊马多冻死，人饥”；接着第二年，又气候异常，夏天降霜，三个月不下雨，“六畜多死”，突厥内部就开始内乱，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603—631）分裂。这就成就了唐太宗“天可汗”的事业，也造就了唐朝在东亚的强盛。我们虽说唐太宗很了不起，但唐朝的胜利没有老天帮忙吗？

气候这个因素对于历史很重要。我常常讲，如果用简化的方式讲中国大历史，可以说，古代中国北方游牧族群不断南下，使得中国北方逐渐“胡化”，而北方中原汉人一拨一拨地不断被迫南迁，造成中国南方特别是南方山地的民众不断“汉化”，可中国南方被逐渐“汉化”的同时，这些南迁的汉人族群也在不断被南方化或“蛮化”。这种“胡化”“汉化”“蛮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中国在文化和地理上不断被再定义的历史，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经把它叫作“文明主义社会与朴素主义民族的永恒冲突”，而我把它看成“中国”逐渐形成的简化版大历史。

但是，这难道没有气候和环境的影响吗？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往往是因为气候变迁，草原水草不足，冬季牛羊冻死，导致食物短缺，不得不屡屡南下，向食物来源相对稳定的农耕地区索求，这才有一拨又一拨的“南下”再“南下”的移民潮。

3. 《大象的退却》：人类生存与自然环境的互动

十几年前（2004），美国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 1938—2023）写了一部关于中国环境的历史，他给这本书起了一个很有深意的书名《大象的退却》（*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在该书第二章里，他说到三千年前，大象还在北京附近生活，可是三千年之后大象已经退到西南部和缅甸接壤的云南。他追问这是为什么？他说，一方面可能是气候变冷的缘故，但是另一方面则是定居农耕区域的扩大和强化，农耕区域已经不能容忍大象的出没。前些天，我曾经请教动物考古学专家袁靖，他也说现在华北出土过很多大象和犀牛的骨骸，这些生活在我们叫作“热带”地区的

动物，古代其实普遍存在于北方中国这个如今需要用暖气才能过冬的地带。

自然和人类，两方面的交互作用使得环境发生变化。自然环境发生变化，人类的生存方式也就随之变化；人类的生存方式发生变化，历史也同样随之变化。全球史就在这个意义上，总是要描述“生存圈”，也就是气候、环境与疾病。这种不仅注意“人”也注意人的生存“舞台”的历史学传统，至少有一半来自法国年鉴学派。那个了不起的学者布罗代尔提出了“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的概念。所谓“长时段”就是自然环境与人类之间微妙的互相影响，这是一个几乎察觉不到而重复发生的历史；所谓“中时段”就是社会、地域和大趋势，这是结构性的、缓慢移动的历史变化；所谓“短时段”就是人们注意到的各种事件，用布罗代尔的话说，就是“表面的喧嚣，由于历史大潮在汹涌时飞溅的水花”。这说明了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历史有缓慢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在《文明史纲》(*Le monde actuel-histoire et civilisations*)里进一步说明，“讨论文明，便是讨论空间、陆地及其轮廓、气候、植物、动物等有利的自然条件”。他晚年写的那本《法兰西的特性》(*L'identité de la France*)，实际上是一部法国史。他就在法国历史的叙述中，实践这一理论，这部书第一册的标题就叫“空间和历史”。所谓空间，讨论的就是法国的气候、地理、城市、城镇、河流、边界等，通过这些描述讨论法兰西的多样性为什么可以统一，通过地区的网络和边界讨论法国统一的外部因素，这以后才在第二册、第三册里讨论到正题“法兰西的诞生”“法兰西的命运”。这样，历史的背景就变得深远了，历史的视野就被扩大了。

布罗代尔说，长时段是历史的逻辑性，中时段是历史的必然